

红包

■ 钟平

此生最深的憾事，是没能赶在母亲弥留之际见她最后一面。

那日爱人的电话来得慌张，说母亲病情骤然恶化。我当即抢下最早一班火车奔奔赴故乡高州泗水，一路心急如焚，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踏入病房时，母亲已安静地阖上双眼，床头静静地搁着她常年收纳红包的那只塑料袋。

爱人红着眼眶告诉我，母亲临走前，口中一遍遍唤着我的乳名，却反复叮嘱旁人：“阿平在武汉打拼不容易，别催他回来。”我踉踉跄跄倒在病床边，握住她早已冰凉的手——正是数月前，颤抖着将红包塞进我掌心的那双手。那一刻我才明白，人间许多遗憾尚有弥补之机，唯有生死相隔，再无回头路。这份悔恨如铁钉入骨，每一次回想，心口都翻涌着化不开的沉痛。

母亲姓林名月娟，出生于高州泗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文化不高，一生极重吉兆。剪发要择良辰，服药要算时辰，连生火拾柴都有一套自己的讲究。每逢我们离家远行，她必提前备好红包，里面装着138元、168元这类讨彩头的数目。我们赶车心急，嫌她清点零钱太慢，她便唤来父亲帮忙。二老布满厚茧的手，细细将每一张起

皱的纸币，小心翼翼封入红纸，再郑重递到我们手中。那些带着衣襟淡淡樟脑香气、留存母亲指尖温度的钱币，从此烙印在血脉里，成为我永远珍藏的温情。

母亲右腿的风湿早已变形，是生下我后日日背着我下河洗衣落下的病根。纵使腿脚疼痛，步履蹒跚，她仍慢慢挪着步子，挎竹篮打理菜园，拄木棍喂养鸡鸭。后来我携妻儿漂泊在外，她总托人捎来自家养的土鸡蛋、土鸡，一通长途电话反复追问：吃完了吗？不够我再寄。一箱箱沉甸甸的土货，哪里是寻常吃食，分明是一颗跨越千山万水、始终放不下游子的心。

去年十一月母亲病重住进了高州市人民医院，神志时常昏沉。我赶回去陪护，从床头多迷糊，总能一眼认出我，轻声唤“阿平”，一如儿时千百次的模样。那日我告知要返程，叮嘱她安心养病，她费力抬手，从床头柜摸出一只红包，颤巍巍递到我手心，只吐出两个字：“顺利。”那日终日输液、肿胀发黑的手止不住颤抖。我攥着薄薄一方红纸，鼻尖瞬间酸涩。回家拆开，里面仅有一张百元纸币。后来妹妹说，这是亲友探望时送母亲的利是，那时她身子衰弱，再也凑不齐从前138元的零碎零钱。从

前能耐心抚平每一张小票的手，如今连握紧一张钞票都分外吃力。可那怕意识混沌，她心底最牵挂的，依旧是即将远行的儿子。

从小到大，我早已习惯母亲绵绵不绝的叮嘱。早年我在武汉求学，后来辗转各地熬过艰难的创业岁月，电话那头永远是她的温柔碎语：孤身在外，记得添衣，照顾好自己。每次回乡，我静坐她身旁，听她一遍遍嘱托：过日子要勤俭，好好教养孩子，多往家里报平安。直至她彻底离开，我才恍然醒悟——人如天上纸鸢，飞得再高再远，牵引自己的那根长线，永远是母亲藏不住的牵挂。父母是人生路上最长久的同行者，有他们在，归途永远温暖安稳；一旦失去，往后长路，只剩孤身独行。

如今再踏故土，门前再也没有倚门远眺的身影。从前读贺铸“重过闾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只觉文字悲凉；待到亲身经历生死别离，才读懂字句里蚀骨的伤痛。无数个归乡的长夜，我独守空旷老屋，望着母亲生前日日使用的桌椅器物，悲戚不由自主漫上心头。村中风物一如往昔，四下寂静，唯有虫鸣依旧，勾起尘封的儿时旧事：母亲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走在前头，频频回头叮嘱我慢行。

母亲她年轻时亲手下栽下的那片龙眼林，如今已亭亭如盖。每到盛夏，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村里人都说这林子结的果最甜。可少有人知道，当年她拖着变形疼痛的右腿，一担一担挑水浇苗，一棵一棵弯腰培土，为的是让远行的儿女归来时，能尝到一口家乡的甜。如今果熟满枝，却再无人倚在树下，笑着喊我“阿平，快来尝鲜”。清风拂过门前老树，落叶簌簌，每一声都像她往日温柔的叮咛。

母亲历年赠我的所有红包，我都细心收好，妥帖藏在箱底。一叠叠叠叠的红纸，封存着世间最纯粹无私的偏爱。年少离家时，总嫌她清点零钱烦琐；而今细细端详，每一张纸币、每一寸红纸，都是千金难换的温柔。世间千般吉祥祝福，万种美好期许，都抵不过母亲一句朴素至极的“顺利”。她留给我的从来不是微薄钱财，而是支撑半生漂泊、取之不竭的温暖与底气。往后前路纵使孤身跋涉，红包里留存的绵长暖意，也会岁岁年年伴我前行。

母亲，待到每年清明细雨之时，我必赴您坟前添一杯新土，倾诉满心思念。倘若真有来生，我仍愿做您膝下孩儿，好好伴您朝夕，偿还今生所有来不及的亏欠！

打听一条河的出处(外二首)

■ 郭怀宽

不断迁徙的水
记得河道每块石头的来历
却已不得流经的碑文
大家开始打听这条河的出处

上游是哑巴的冰凌
中游患上健忘症
下游随雨云飘过
留下纠结的泽国

我们挤进自己的水源
听见内部的水声
层层叠叠，淹没界碑
打听河流就是打听自己的去向
而源头，常常被我们悄悄换成故乡的姓氏

时间的背影

被它踩过的地方
花、草、树木，成了标本
鸟、兽、人，成了系统过客

我们拼命追赶
却只抓到一把把风
童年被压缩成几个画面
青春也是几杯没喝完就冷掉的奶茶

它继续向前
直到某天，时间屏幕突然暗下

我感到它停了一下
在母亲发来的，没舍得删掉的语音里
在父亲那盏忘了关的玄关灯旁

原来它的背影
不是失联，不是拉黑
它只是把对世间所有的表白
设置成仅自己可见
它，从不回头

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儿

清晨五点的街道
环卫工的扫帚已熨帖整洁
早餐摊的蒸汽
升起城市最靓丽的烟火
黄昏的班车缓缓地
把夕阳载向某个出租屋

他们和她们。将手探进时光隧道
掏出揉皱的糖纸和星光
这些没有名字的花儿
正在水泥森林间
谱写地平线上的春天

正如路边的野花，总叫不出名
不挑地方，不挑时候
风往哪吹，就往哪长
不求有名，去默默绽放
仿佛这是给自己的生命最好的交代

凤凰花落又花开

■ 蔡志强

最早遇见凤凰树，是在小学校门前与大队祠堂交汇处。

那是一棵老树，不知在路边伫立了多少春秋，枝干遒劲舒展，亭亭如盖，稳稳地护住一方小小园地。四季流转里，它最动人的模样，永远在初夏。当晚风褪去春日的微凉，炽热的阳光铺满村庄，满树绯红的凤凰花便热烈地开了。层层叠叠的红花缀满枝头，像燃烧的火炬，映红了整片天空，也映红了我們背着书包奔跑的脸庞。

那时的童年简单又快乐，日日与这棵凤凰树相伴。夏日清晨，踏着晨光走来，树影婆娑，花香浅浅，吹散晨起的慵懒；傍晚伴着夕阳离校，落花簌簌飘落，铺成一地细碎的红毯。课前课后，我们总爱聚在树下嬉戏追逐，清脆的笑声撞在枝叶间，随晚风轻飘荡。我们还会捡起飘落的红彤彤凤凰花，以花蕊弯钩相互拉扯比试，谁的花蕊先折断便算输，不管输赢都欢声笑语，那简单的游戏装满了童年欢乐。阳光穿过层层枝叶，在地面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我们踩着光影奔跑、跳跃、闲谈，小小的烦恼转瞬消散。

我总爱抬头仰望这棵凤凰树，看红花热烈绽放，看绿叶苍翠挺拔。花落时节，细碎的花瓣悠悠飘落，落在肩头、发间、课本上，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那时不懂凤凰木“叶落花开，涅槃重生”的寓意，只觉得这一树红火，是夏日最盛大的浪漫，是童年最温暖的陪伴。小学光阴，四季更迭，这一棵凤凰树，静静守护着我的童真，定格了我无忧无虑的少年初章。

告别小学的单棵凤凰树，步入中学，我的青春，又遇见了两棵并肩而立的凤凰树。

中学时期我住在政府大院子里，院内的两棵凤凰树两两相依，枝干交错，枝叶相连，比校门口的老树更加繁茂挺拔。它们一左一右，伫立在大院里，像两位温柔的故人，静静等候每一个朝暮。不同于小学独树的孑然，两棵凤凰树相依相生，春抽新绿，夏绽繁花，让偌大的大院，常年藏着生机与温柔，也装成了我整个青涩的青春岁月。

一个夏日的清晨，我在凤凰树下读英语。渐渐有身影走近：姑娘扎着辫子，身穿碎花裙，脚上是一双洁白的运动鞋，夹着书本缓缓走来。她生得清秀可人，一双眼睛水灵动人，笑容像朝霞一样灿烂。我们目光相撞，彼此点头问好。她宛若童话里的美少女，倩影就此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天起，我每天一早便守在树下，盼着她出现。每每读书时，总会忍不住分心。凤凰树成了我的伙伴，若是等不到她的出现，满心皆是怅然，唯有看着漫天飘落的凤凰花，消解心中的失落。

闲暇之余，我最爱在树下静坐。看两棵大树枝叶相拥，遮去炎炎烈日，撑起一片清凉。风起时，枝叶簌簌作响，是最温柔的林间私语；花盛时，满树绯红灼灼其华，热烈又坦荡。少年的心事纯粹又细腻，那些懵懂的欢喜、学业的压力、对未来的期许，无人诉说的小情绪，都悄悄藏在了这两棵凤凰树下。

中学的时光，多了学业的忙碌，多了成长的心事，而这两棵凤凰树，成了我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港湾。晨起读书，清风穿过枝叶，送来阵阵花香，醒脑明目，让人心生澄澈；暮色降临，我常常独自漫步树下，看落日余晖洒满树冠，火红的花朵与晚霞相融，温柔抚平刷题的疲惫与成长的迷茫。

小学一树繁花，温柔了我的童年；中学双树相依，丰盈了我的青春。时光匆匆，岁月辗转，如今早已走出青涩年华，可记忆里的凤凰树，永远热烈如初，明媚依旧。那一棵孤树的烂漫，那两棵双树的温柔，交织成我生命里最珍贵的时光画卷。

原来最好的时光，是在那些树下的嬉戏、静坐、遐想，那些伴着花香成长的朝暮，早已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生命里最温暖的底色。

记忆中的凤凰树，早已消失在时代洪流中。但心中的凤凰花，却永远热烈。那一树绯红，藏着童真过往；那两树青葱，载着青春理想。往后岁月漫长，我只愿不负时光，不负曾经在树下肆意生长的自己。

妈妈和她的苦瓜

■ 黎泽鸿

夏至之后，烈日炎炎，菜市场随处可见碧绿鲜嫩的苦瓜，这让我想起了母亲，以及她藏在苦瓜里的人生感悟。十多年前，母亲体检查出患有轻度Ⅱ型糖尿病，医生建议日常多吃苦瓜作为食疗辅助调理。得知消息后，母亲立刻行动起来，在房前空地开垦出一小块菜园，栽种各类时令瓜果蔬菜。盛夏时节，菜园长势旺盛，满目青翠，蔬果繁茂葱郁，一派生机盎然，各类瓜果肆意生长，其中苦瓜长势最为出众。

在阳光滋养下，苦瓜藤蔓顺着母亲搭好的木架向上攀援，茎叶与木架紧紧缠绕，相依相拥。修长的叶柄托着掌状绿叶，纤细柔嫩的卷须依偎在叶片旁，层层叠叠的青叶清新雅致，还未走近，便能闻到淡淡的瓜香。绿叶片点缀着朵朵明黄小花，藤蔓坚韧向上，宛如不知

疲倦的行者，凭一身顽强韧性，在烈日下舒展枝叶，彰显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母亲常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炎炎夏日，苦瓜成了家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苦瓜炒蛋、苦瓜炒牛肉、苦瓜河鱼炖豆腐、苦瓜黄豆腐排骨汤，皆是夏日家常，全家人都十分喜爱。苦瓜外表凹凸粗糙，入口却清脆爽口，余味绵长。苦瓜的滋味恰似人生：初尝苦涩浓烈，回味却清甜绵长。这份苦尽甘来，也告诉我们：困苦从来不是终点，回甘才是人生的开端。

随着年岁渐长，我渐渐读懂母亲偏爱苦瓜的心意，自己也深深爱上了这道清苦食材。曾读到一句动人的话：爱上苦瓜的味道，多半已是走过半生岁月。此话意蕴深长，道尽半生沉浮的人生真谛。

浪花

■ 庄家银

爱

把我轻轻敲碎吧
正好填满你
生命的裂缝

火

每一只飞蛾
都渴望成为火凤凰

丑石

侧耳
倾听世界的噪音

贝壳

大海把你淘空
你把大海埋葬

乌鸦

心有阳光
何惧刷子

命运

没有力量

能阻挡一根头发的离去

火山

所有的喷发
都是厚积的沉默

浪花

每一朵浪花
都是死去的水
重新活过来的模样

拐杖

树是山的拐杖
一棵一棵树
被砍伐
山也走不动了

母亲的白发

母亲在头顶
为我筑起了一个
最暖的巢



河畔

黄诒高 摄

夏日蝉鸣

■ 靳玲

小时候，只要一放暑假，我就催我妈，快带我去她娘家。

姥姥小院和李姥姥小院中间夹着一棵老杨树，都说这棵老杨枝头能搅动白云，可我怎么仰头也看不到树顶，只能看到树干上挂着些棕褐色的蝉蜕。我和枝枝萌生了捉蝉的念头。

姥姥在长木棍上抹满面糊，我们举着涂满面糊的长棍，慢慢向蝉靠近。我们睁大眼睛，咬住唇，看着面糊粘住的蝉正在脱壳。透明的小翅膀在阳光下像两片颤动的玻璃球，直晃我们的眼睛。头出来了，抖动中，身子出来了，尾巴出来了，脱虚似的趴着不动了。我们凝视着，似乎能听到它喘气声，又细又匀称。我和枝枝喜得脸发红。树影在我们脸上一跳一跳，我们又把蝉放回树上。

我们耳朵支棱起来，李姥姥的脚步声。

李姥姥的绿豆汤在搪瓷盆里漾着，铝勺碰着盆沿的叮当声，脆生生的，我们的小心脏“怦怦”跳，把满心期盼定格在李姥姥院门的响动。“吱呀”，院门开了，李姥姥搭牵的眼皮往上睁几下，来喝不？我们扭捏着走过去，跟李姥姥进屋。我们闻到甜味，绿豆汤里放了白糖，我们的心甜得乱跳，歪歪扭扭地喝着。

我们前脚迈出李姥姥家院门，后脚就看见大柱露脚趾的黑布鞋。

午后，雷雨来得急。先

是蚂蚁排着队搬运白色虫子，接着晒场上麦秆被风卷成黄色的漩涡。我们赤脚冲进雨幕，塑料凉鞋倒扣在头顶当帽子，积水没过脚踝，踩出喷泉般的水花。我和枝枝尖叫着，把胆大的大柱吓得一激灵，从床头柜摸出一只红笔，不屑从他眼里流露出来。但我们还是喜欢跟着大柱。

大柱可能干了，扒开被雨水灌满的墙洞，从里面掏出湿漉漉的土鳖虫，吓得我跟枝枝又是一阵吱哇乱叫，大柱看看，又把土鳖虫送进泥土里。我们跟在大柱身后。大柱还会捉小鱼，不知从哪里漂来的小鱼，大柱捉小鱼的样子很神气，捉了小鱼只给我们看看，就放进溪水里，大柱说啥都有个家，鱼的家就是水。

傍晚，我们都涌向村中央，那里有块场地，四周有几棵歪脖子老柳，两棵歪脖子老柳间挂起的一块白布，我们热热闹闹地看戏。老柳上趴着的蝉鸣叫声，和电影里的声音较劲呢，我们的耳朵在捕捉蝉声。散场后，我们索性坐在老柳下看天上繁星闪烁，听远处池塘的蛙鸣把银河冲得忽明忽暗，老柳上杂乱的蝉声中，突然惊爆出一声稚嫩的歌声，知了——我们欢呼雀跃。

多少年过去了，想到那老杨上蝉蜕的那一刻，仿佛听到老柳上一声稚嫩的蝉鸣……夏日会突然间鲜活起来。

鉴水之畔，古村新颜

■ 丁思宁

的岁月底蕴。

曹江河千年奔流，环绕霍村，滋养着这片沃土。旧时这里是粤西山海往来的要道，舟楫穿梭，商贸兴旺，耕读家风代代相传。如今十村聚居，两千五百余名乡民安居于此，二十三姓邻里和睦相守，淳朴乡风绵延至今。馆内的老照片与旧文字，静静记录着村庄的沧桑变迁。看着旧时崎岖乡道，低矮民居的模样，再对照眼前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新村光景，新旧对比之间，我真切体会到霍村一路走来的蜕变与新生。

走出史馆，漫步六队公园。很难想象，这片清幽雅致、步步皆景的游园，从前只是一片杂草丛生无人打理的荒坡野地。经过悉心改造，如今曲径通幽，绿树成荫，成了村民闲坐纳凉、闲谈散心的好去处。

暮色渐临，我们回到沛玲娘家，享用丰盛的晚餐。她的父母热情好客，备好了一桌美味佳肴来款待我们。鲜嫩的白切鸡，软糯入味

的糖醋猪脚、清甜的白灼虾、香酥的煎马鲛鱼，搭配各式爽口小菜，荤素得当，鲜香地道。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盛满了乡人的赤诚热忱，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如今乡村生活的安稳与富足。

饭后夜色清朗，晚风习习。村中老书记何齐芳特意引路，带我们夜游江畔，细赏古村夜色。

我们首先来到依江而建的水灯公园，公园只修葺了三分之一，仍在持续提质修缮。老书记告诉我们：公园修建完毕后，将在此举行田子水灯节。这个节日，是霍村传承了六百年的古老民俗。老书记细细讲述民俗渊源：古人顺水放灯，是寄思念、祭亲人；今人筑园修路、美化乡野，是为百姓谋福祉，为后人铺坦途。一席娓娓话语，让人深深动容。

一路前行至文化广场，这里的变迁，是我此行最深的感触。

我犹记昔日模样，这里只是一方朴素老旧的水泥地坪，平平无

奇。广场毗邻霍村小学与一座古庙宇，岁月沉淀，小学早已撤并停学、不复书声。从前此地格局单调、设施简陋，平日冷清寂寥，少有人驻足闲游。不过数载光景，这里早已换了人间。如今广场开阔平整，地砖干净整洁，雅致的土墙绘栩栩如生，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每到夜晚华灯初上，这里便满是烟火暖意。劳作归来的村民围坐闲谈，消解一日辛劳；老人悠然锻炼，孩童追逐嬉闹，清脆的笑声洒满夜色。灯火温柔，岁月安然，满眼都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模样。从朴素旧地坪到热闹精致的村民乐园，这般脱胎换骨的蜕变，让人满心欣慰。

我们一路穿行在村内街巷，一路皆是惊喜。昔日曲折小道，如今尽成通畅坦途；污水管网全覆盖，村容整洁有序，白墙素雅、庭院清幽。荒地成园，空地成景，陋巷成途，一草一木的焕新，都藏着温暖的民生底色，见证着古村向阳生长的蓬勃生机。我曾亲历过霍村旧日的朴素简陋，方能深谙今朝和美安宁的来之不易。

这场暮春重游，满目新景、满心温情，是我难忘的春日馈赠。